她想起那些旗袍，心底掀起波澜，麒麟衣的眸子亦如星辰。

旗袍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岚光文学社　张滢彬

眉头再次皱起来，手里那枝在路边寻的小花被手指无意捏出汁液。白薇不大乐意踏在眼下这条破旧不堪的青石小道上，她的心情同墙角那些青苔一样，一点点潮湿起来。

白薇要同母亲一起去看太婆——那个浑身散发晚清气息的老人。太婆是民国时期的人，住在被孩子们戏称为“老人街”的古老街巷里，街内一栋栋紧凑的五层老楼里，住着的都是些默守晚年的老人们。

“到了。”白薇暗自念着，脚步沉沉迈入这氤氲着潮湿气味的楼道。对面的楼遮住了阳光，脚下沙石碎屑翻身打滚的“沙沙”声响在昏暗的楼道里。

“妈，太婆她为什么不搬去新房子住呢？非住这又老又旧的地方不可。”

“我也不知道，老太太就不肯离开这儿，说住惯了。她自己觉得挺好，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唉……”叹息化为休止号，白薇的头再次垂下，只得沉重地挪步。

她想，自己对太婆的感情应该是敬重的，但在这份敬重里，又突兀地多了一丝不解的却步。她感觉自己与老人相隔那样遥远，这个历经岁月侵蚀的老人钟爱着那些分明已然颓败的旧物，在老人这儿，浓厚的旧社会气息总让白薇有种不合现实

慧海拾珠　嫉妒心是荣誉的害虫，要想消灭嫉妒心，最好的方法是表明自己的目的是在求事功而不求名声。

培根

万方数据

的感觉。对于这个在斑斓的21世纪里长大的现代姑娘，这种感觉不免让她有些压抑。

母亲拉开泛绿的铁门，伸手敲着太婆家朱红的木门。过了一片羽毛落地的时间，木门吱呀呀被拉开，有些受损的木门角随着吱呀声抖落少许碎屑。

太婆满头的银发和慈爱的面庞映入眼帘，扑面而来的老房子特有的陈腐气息让白薇咽了下口水。

五楼阳光充足的阳台是这屋子里白薇唯一打心眼儿里喜欢的地方。太婆爱养各种花，那清新的兰草，盈盈散发着生命力。像个微型花园的阳台上有三把藤椅，太婆总爱坐在这儿同她絮叨那些老掉牙的故事，那个她并不熟识的年代，那段太婆百念不烦的回忆。

白薇扶着太婆缓缓走到阳台坐下，黑面白底的老布鞋与水泥地面擦出“沙沙”的声响。太婆今天穿着深蓝绒布衫，挽在臂弯里的是柔软质地。从太婆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香樟味让时光变得缓慢起来。白薇知道太婆喜欢把衣服放在樟木箱子里。太婆有许多樟木箱子，但有一个樟木箱子却是没见太婆打开过。老人总是一个人默默坐在边上抚摸它，箱子上有把旧时的黄铜锁，需插销才能打开的锁眼有了些许锈痕。无意瞥见此景的白薇不止一次想着里面会放着些什么。

这时的太阳很好，整个阳台充盈着暖意。

太婆握了握白薇的手，笑着说：“长这么高了，都成大姑娘了呢。”

白薇笑笑，只以“呵呵”声应着。

“小薇啊，在学校过得开心吗？”太婆的银发在太阳下闪着光。

“嗯，都还好。”

太婆似乎从不关心自己的重孙女学习好不好，在校排名怎么样。她只是问些在白薇看来并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她总问着“每天过得好吗？”“是不是近来胃口不好，怎么看上去瘦了许多？”“老师同学们待你可都还好？”“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诸如此类的再寻常不过的事，有时甚至让白薇觉得答不上话。

“太婆真奇怪，不像家里其他大人一样那么看重我的学习成绩……”她总在心里这样想着。

“唉，年轻多好啊……”太婆望着外面的小山喃喃道。

白薇侧过头看着太婆的脸，岁月的痕迹无处不在，但即使白皙的皮肤已然松弛，太婆那双眸子却不失明亮，灼灼射向远方。白薇知道太婆一定又在想她年轻时的事了。

那些记忆太婆总忘不了，白薇从小到大不知听了几百遍，但每一次太婆都孜孜不倦地讲着，每一次又如同进行新的旅程一般，对此白薇也早已默然。

太婆总清晰地记得那些岁月。

太婆还是个少女时，为了帮着家中赚钱糊口，只身进城谋个去处。没读过几天书的太婆只能寻些带小孩子、当保姆、打下手之类的粗活儿

慧海拾珠 无德之人常嫉他人之有德。

培根

万方数据

干，后来找到一处成衣店做杂活，也就再没去别家做过事儿。太婆说，遇见这家店，遇见那老板娘，是她最幸运的事。

那老板娘叫何地锦，她的名字是太婆这个并不识很多字的人记得最熟的三个字。与她相逢时太婆不及十五，而何地锦已然是个四十出头的富家太太，可惜丈夫死得早，并无儿女，她只得卖了丈夫的大部分家产，独自出来打理成衣店。生意不好不坏，回头客却是不少。何太太据旧俗随了夫姓，而她的本姓，却是无人知晓的。“她是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待谁都好，却总在一个人时对着窗外发呆。”她定是待太婆分外好的，否则太婆是不会这般铭记在成衣店的日子。白薮总这么想着。

“店名是太太给取的，是叫水苏来着，太太说这是她最喜欢的植物。多好的名啊……”太婆开口说了话，白薮知道又要开始讲故事了。她扯了扯自己蓝色棉麻衫的衣角，双手撑着椅子沿，向后挪了挪，有意无意地听着太婆讲话。

“我第一次见太太时因为不小心泼了脏水在裁衣间的地上，掌柜的正在训我，太太从楼上走下来。她穿着黑色的香云纱短袖旗袍，耳朵上挂了翡翠坠子，太太对掌柜笑着说，‘别难为小孩子’。”太婆缓缓说着，“她走过来拉着我，我那时看呆了。太太生得很好，皮肤很白，笑起来很美……她拉我到楼上她房里，问我多大了，读过书没有，家住在哪里……太太很温柔……太太是个好人啊！”

白薮只是盯着右手指甲上的月牙儿看，不说话。她生着一双修长细嫩的手，日光下的指甲泛出悦人的光泽。

太婆顿了顿，接着说：“太太喜欢穿各式各样的旗袍，她有好多件旗袍。她总喜欢穿着好看的旗袍坐在窗子边上教我写字——太太待人真好——她那次穿着件葱白无袖素绸长袍，腕上是玛瑙红镯子，可美啦！还有一次我跟师傅学做衣服，很热，额上淌了汗，太太还专门来看了我。她用那条好看的雪青洋绒手帕给我揩汗——太太身上的胭脂味儿可真好！”

阳台外有鸟儿的啾啾声，时下是初春，树上的新芽冒着腾腾生机。

白薮只是盯着右手指甲上的月牙儿看，不说话。

太婆看着白薮，伸手摸了摸她的头，笑着喃喃道：“太太夸我皮肤生得好，白净。小薮啊！你这脸才水灵！太婆老了，不行喽！”

阳光挤过木质门框从阳台外伸进去，撞上青色牡丹瓶子，打碎在地上，铺成细密纹路，成了流动的温暖。白薮把月牙儿缩进袖口，抬起头，琥珀色的眼对上太婆慈爱的目光，却只是笑笑，还是不说话。

“吃枣儿喽！”妈妈笑着端来一碗洗好的干红枣，“姥姥，您又在给薮儿讲故事呢？薮啊，你太婆的故事啊，我都能背下来了呢！”妈妈塞给

慧海拾珠

我们不要把眼睛生在头顶上，致使用了自己的脚踏坏了我们想得之于天上的东西。

冯雪峰

万方数据

白薇一个红枣，笑着打趣。

太婆只是乐呵呵看着白薇，不住挑饱满的红枣放在白薇手里，却是不回什么话，而白薇也只淡淡地说："红枣真好吃。"便半推着太婆递来的红枣，笑道，"够了，够了，太婆你吃吧……"

妈妈将湿湿的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说声："我去做饭了啊。"便转身走了。白薇又一下子沉闷下来，只晓得脸上挂着笑，安静地吃枣。

其实白薇心里是喜欢太婆的，她是妈妈的姥姥，姥姥的妈妈。她倾注于自己身上的是传递了几代的母爱，她有着令人心生温暖的慈祥。每每这样想着，白薇也就在心中褪去些对这老房子的无奈之情。但或者是太婆真的老了，白薇总找不到能使对话不中断的话题。

这样一想，她似乎与太婆隔了很远很远。

"小薇啊，你喜欢旗袍吗？"太婆突然问道。白薇一下子回了神："啊……还好吧……外面服装店里的旗袍都很漂亮。"很诧异太婆聊起了从未提及的话题。

太婆又笑了，眼角展开细细纹路："女孩子要穿旗袍才好看啊，我那时跟着师傅学做衣服是顺带学了点做旗袍，才讲究呢！各个季节的用料都不一样，领子和袖形，嵌绣的纹饰，还有滚边儿，都很讲究……"太婆说到兴头上，手还在空中比画着。白薇也起了兴趣，把椅子向前挪了挪，瞳仁里着了些光亮。

"太太特别喜欢旗袍，她各式各样儿的旗袍都有：织锦缎的夹袍，仿着古的夹袄袍子，镂金碎花旗袍，黑平缎高领无袖的，袖口压着黑白滚儿的粉红袍子，苹果绿乔其纱的，银红的短衫子，面上洒着竹叶儿的，印着牡丹开斜襟的，点了梅花的古香缎袍子……哎哟，太太的旗袍多得装了一屋子！件件在太太身上又都像有了魂儿似的，真是好看！"白薇听着太婆徐徐说着那些旗袍的样式，心下生了幻想，像是真真有那么多袍子在跟前晃似的，眼里愈加明亮了。

那天白薇饶有兴趣地听太婆讲那些旗袍的样儿和关于做旗袍发生的有趣的事儿，直到妈妈催着吃饭了才肯让太婆停了口。太婆倒也异乎寻常地开心。也难怪，老人跟前长期没有年轻人带来的生气，好不容易碰着一次自己心爱的重孙女儿对自己那些老掉牙的故事来了兴趣，老人是真的打心里开心了。

不知是不是久违的快乐忽而冲上心房来，太婆吃饭时手还颤颤地，好几次搛掉了菜。

走时太婆握着白薇的手说："想太婆了就再来玩啊！"还眯着眼自顾自开心笑着。大抵是今天听了新鲜事儿，白薇也没觉得被太婆这双年迈而有些冷的手握着有何不自在，也笑着。

打那之后，白薇开始对旗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每逢上街看见服装店里挂了改良的现代旗袍，总要

慧海拾珠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王阳明

万方数据

停下脚步睁大了眼盯着橱窗看好久。模特身上那些滚了紫边儿的，纽了盘的，海绿花儿的各色各样的旗袍，在白薇眼里，一下下灵动起来，倒个个成了蝴蝶似的，纷飞绮丽。

一下子过了半个月，白薇还有几天就过生日了，太婆打来电话，说给自己的重孙女儿准备了生日礼物，电话里满是白薇喜悦的声音和太婆欣慰的话语。

白薇自打从太婆这儿听了些关于旗袍这件“新鲜”玩意儿的故事后，便觉得那些发着潮气的青石板路并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阳光不知不觉射进小巷来。

太婆换了件葱绿宽袖呢绒衫子，肩上有道暗纹直至袖口，胸前的盘纽极具晚清气息，而太婆手腕上祖母绿的镯子也许是背着光的原因显着更暗了些，却依旧笑盈盈。

妈妈去打扫屋子，保姆请了长假，家中显得有些杂乱。太婆拉着白薇挪步到睡房，开了灯，有些暗的房间一下子被老式台灯照出鹅黄光亮。灯光下太婆拉住桌头柜的古铜色拉环，左右摇晃两下，用劲抽出抽屉来，里面有个褪了漆的旧铁盒子，太婆从盒子里面拿出来一包用红绢包裹着的东西。

一系列的动作都进行得很缓慢，太婆脸上一直挂着笑容，让呆立在一边的白薇感觉像在看一部由老式放映机投射出的黑白默片，时光改为一滴滴前进着。电影伴随那一包红绢被太婆苍凉的老手稳稳放在自己白皙细嫩的手心里，戛然而止。女孩子猛地回了神。

“小薇啊，呵呵，太婆没什么拿得上台面的东西，这是太婆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吧。”老人一脸期待。

白薇打开几层绢布，一把铜质插销安然躺在里面，显然这根插销被精心保存着，只有销尾上落着很少的锈迹。白薇一面惊讶一面不解地看向太婆。

“这是开太婆箱子的钥匙。”太婆把白薇领至那个被锁着的樟木箱子跟前，慈爱地对白薇说。

白薇瞪大了眼，看着太婆，又看看箱子，脑子里呈现出太婆独自抚摸箱子的情景。“太婆……”白薇脸上透出几分惊喜之色，太婆只是眯起了眼笑，将白薇摊开的手合上，拍了两下，说着：“小薇啊，你看太婆这儿也没有什么好物件，都是旧东西，箱子里是我年轻时的东西，你长大了，就都送给你吧。”白薇一时受宠若惊：“可是，太婆你……”“唉，太婆老了，总要走的，太婆走了，你就替太婆保管吧。”依旧是笑。太婆的手触起来更凉了。白薇一时哽了喉咙。

吃过饭，白薇想起那些美丽的旗袍，忽而兴奋地缠着太婆讲旗袍的故事，太婆也来了兴致，捋了捋耳边的银发，又将回忆的话匣子打开。

讲到何太太要送自己旗袍时，太婆的眼又放射出星辰般的光芒：“太太说姑娘家怎能没几件像样的衣服，硬是量了我的尺寸叫师傅专

万方数据

门做了好几件旗袍给我……那些袍子啊，真是漂亮。料子和样式都是太太亲自定的，真是好看！浅粉红的什色府绸子，小巧的水滴领，袖口压着黑的边儿，袍子面上明明暗暗绣了漂亮的鸟儿，像活的一样……还有件茶青的旗袍样儿的裙子，荷叶儿的纹案在杭罗面儿上……”白薮听得入了迷，又像站在一间满是旗袍的服装店里，眼睛都不舍得多眨几下。

“薮儿，明天要上学哦，咱早点回了好让你太婆早点休息。”妈妈忙完家务活来催白薮回家了。白薮只好不舍地与太婆作别，太婆拉了半天白薮的手，终是松开，与白薮挥手。老人半倚在门框上，沙哑的声音说着道别的话：“小薮啊，每天要开心地过啊！”“嗯，谢谢太婆的礼物！”白薮使劲儿拥抱了一下老人，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老人不禁愣了一秒，白薮看见笑意漫开在老人脸上。

白薮下了楼，她没看见的，是老人伫立在门边好久，眼里泛起了泪光。

过了生日，又是大半个月一晃而过。这天天气晴好，白薮正在家上网查着旗袍的图片，突然尖叫起来的电话吓了她一大跳，而接起电话后的她却整个身子僵在那里了。

太婆走了。

早晨隔壁杨婆婆照例来叫太婆一同下楼吃早餐，怎么也叫不开门，只好打电话给还没有下夜班的妈妈。妈妈赶去开了门，却发现木床上早已身体僵硬的太婆。电话里妈妈话不成句，周遭是大人们的哭声、说话声、叹气声。

白薮不知妈妈什么时候挂的电话，不知自己在电脑屏上鲜活的旗袍面前呆坐了多久，不知自己是怎样丢了魂儿似的踉跄着逃出家门拦了出租车飞驰到老人街。

“不可能的……”她大脑中不断重复这几个字。

积蓄在胸腔里的感情在见到太婆那一瞬完全迸发，眼泪一下子掉得一塌糊涂。白薮颤抖着手，顺着太婆的肩一直摸到太婆的手，那双早已完全冰冷的手，那个色泽已然黯淡的镯子。

像是事先打扮过的，太婆身着藏蓝拟古式夹袄，双行的盘纽，头发一丝不苟绾成团，只是脸上不再是淡淡的红光，眼睛不再睁开。

白薮忽而醒悟，属于太婆的时光宛若飘零的雪花在指尖悄然融化。

天突然阴了，白薮不记得自己瘫坐在太婆床前哭了多久才软软地被大人们扶起，不知何时离开了老房子回到自己家，睡下。

白薮浑浑噩噩过了半个月，她不敢再去想太婆和她的老房子。直至妈妈提起该去老房子收拾收拾太婆的遗物了，白薮这才想起那把插销，那个不大的樟木箱。

“太婆走了，你就替太婆保管吧。”白薮想起太婆的话，泪水又要涌出，她强忍着，拉住妈妈的手：“妈，我也去。”

慧海拾珠

应该让别人的生活因为有了你的生存而更加美好。

茨巴尔

万方数据

白薮一路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景色，一点一点发觉自己开始那么想念太婆，想念这个曾让她敬重却不理解的老人，眼泪又不争气地掉下来。

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

白薮跪在樟木箱前小心又小心地把插销插进铜锁，扭动。“咔哒！”清脆细微的一声响，锁被打开，白薮慢慢取下锁，伸手启开箱盖，由里面飘出一缕樟香，箱内见了光。

白薮定目，又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满箱美丽的旗袍。

浅粉红的什色府绸子，小巧的水滴领，袖口压着黑的边儿，袍子面上明明暗暗绣了漂亮的鸟儿……

她想起不久前太婆描绘这些旗袍时，老人麒麟灰的眸子亦如星辰，喜爱之情汩汩而出。

白薮伸手小心抚着上面的图案，指尖下是起伏的柔线，冰凉的杭罗衬得那些荷叶儿在她眼中轻摇起来。那些生灵淌过数十载的时光碎片出现在她手边，携着岁月的陈腐气息攀上她细嫩的臂膀，探入她炽热的胸膛。那一刻，她屏住了呼吸，一下子恍了神。

是旧木窗缝里透过的风撩醒了她，只是鼻子一酸的工夫，红了眼眶，泪水簌簌流下来。她说不清，是怎样一股强大的力量，生擒了她的心脏，有一种感动生生堵住胸口，叫她这般憋闷。

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她忽然明白了太婆眼底那永不熄灭的星光，明白了太婆对回忆的执念，对自己寄予的希望与给予的疼爱。

老人早已知晓自己时日不多，却依旧用慈爱的笑灌满阳光，把自己最珍贵的回忆托付给她。老人的心化成血液，注入这些美丽的旧物里。

而白薮终于明白了一切，却是在太婆离开之后。

这晚落了雨，白薮抱着太婆的相片，眼泪流了一夜，不停息。

后来，白薮在件件旗袍之间找到一张泛黄的老相片，边角早已磨损。借着灯光和放大镜，白薮看出照片中的人儿是个年轻的女孩，表情拘谨，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垂在肩旁，双手背后，头微微低着。女孩儿身穿旗袍，看不出衣服的颜色，依稀只见花蔓从衣角伸开，碎花撒了一身，立领盘纽，摆侧半开襟，袍子滚了窄窄的边，却依旧看不出颜色。

叫来妈妈辨认，妈妈眯着眼看了好久，终于恍然大悟似的：“这是你太婆呀，你太婆年轻时候的照片我见过的，和这女孩子长得一模一样的……”

白薮呆在那里，望着照片出了神。

再后来白薮好说歹说终于说服妈妈为她定做一身旗袍，白薮染了红晕的脸上无处不是喜悦色彩。她的手放在身侧口袋上轻轻拍了两

慧海拍珠

一个人如果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东西算作自己的发现，这也很接近于虚骄。

黑格尔

万方数据

下，口袋里装着用丝帕包好的老照片。

眼下，白薇略带几分羞涩站在旗袍店里宽大的落地镜前，身上是件鹅黄的杭罗旗袍。花蔓从衣角伸开，明黄花心白花瓣的碎花撒了一身，立领盘纽，摆侧半开襟，袍子滚了极窄的银白边，俨然一朵含苞待放的美丽花朵在镜前绽放，清新暗香袭人心肺。

镜中女孩儿侧了头微微笑了，琥珀色的眸中闪动着水晶花朵，花朵在眼眶里打转。阳光透过橱窗射进来，落在旗袍上……

作者手记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

一朵芙蓉，开过尚盈盈。

灵感总是在不经意间闯进脑里，我决定为她和她写文。

她，我年近九旬依然健在的太婆。她，已然离世的海派才女张爱玲。

时光荏苒，许多人与事如同花朵般在岁月中颓然而去，属于张爱玲的时代，太婆年轻的时代，都已消逝。剩下在眼前的，便只是当事人的怀念与旁观者的遐想。我的太婆很少提起年轻时的事，而爱玲的过去又同童话般存于我脑海。于是想到了将二者结合，想将爱玲对旗袍的狂热喜爱与对过去的追念之情用文字描绘下来，用文字表达出来。

而怀念的表情如此安静，像橘色阳光下一张静默的纸片。

我借手中的笔从时光角落里请来白薇这个普通的女孩，她只是寻常女子，小欢喜，小悲伤，细细碎碎，不成气候。但我又如此喜爱自己笔下这个为亲情而落泪、为过去的回忆而欣喜的女孩。我想借她的眼，带人们再拾生活中细小的美好，即使年复一年，那些曾让我们感动的时光碎片也能如旗袍上的纹饰，依旧美好。

若我的文字能带给你瞬间的美好体验，若能让你重拾旧日回忆里的美好，若能使你珍惜现下的美好，那么此篇《旗袍》便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谨以此文献给美好的人与事，愿美永存——旗袍的美，爱玲的美，太婆的美，亲情的美，回忆的美。

慧海拾珠　凡过于把幸运之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和智谋的人多半是结局很不幸的。

培根

万方数据